

◎贺龙元帅指定十八军首长的人藏参考指南

读懂西藏，从读《芄野尘梦》开始

鬼斧神工的险峻天堑，匪夷所思的藏地风俗，一代人杰的高原绝恋

处处惊心、字字泣血，“湘西王”私人记叙

一百一十五人徒步穿越无人区，千里逃亡路上，人性光辉与丑陋的真实再现

芄野尘梦

民国第一
奇书

陈渠珍 著 武陵老蛮 译

亦正亦邪，横跨三朝，

与民国总理熊希龄，

一代文宗沈从文并称「凤凰三杰」

（白话插图本 附原文）





贺龙元帅指定十八军首长的
入藏参考指南

芫野尘梦

陈渠珍著 武陵老蛮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芡野尘梦/陈渠珍著;武陵老蛮译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229-05892-0

I. ①芡… II. ①陈…②武… III. ①西藏—地方史—史料
IV. ①K29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66270 号

芡野尘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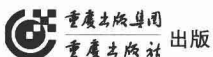
QIUYE CHENMENG

陈渠珍 著 武陵老蛮 译

出版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罗玉平

责任校对:杨 婧

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 mm × 1092 mm 1/16 印张:19.375 字数:306 千

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892-0

定价: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,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总 序

西藏，汉代统称西羌，唐时叫做吐蕃，明朝又称为乌斯藏。素来信奉佛教。开始的时候最推崇的是红教，喜欢研究符咒以及吞刀吐火那些装神弄鬼的伎俩。后来有位叫宗喀巴的尊者，进入大雪山苦修数年，修成以后下山，矫正戒律，排除了以前红教中的那些幻术成分，由此而创立黄教，也就是喇嘛教。喇嘛教一经创立，立即风行整个藏区，原先的红教便慢慢衰落下去。

西藏黄教有两位政教合一的领袖。第一称做达赖，也就是当时的藏王。达赖驻在拉萨，握政教权力于一体，统治着整个西藏，同罗马教皇差不多。第二称做班禅，驻在后藏，但权力、威望就比达赖逊色多了，仅仅只有一个教皇的名号而已。

虽然在清朝初期，朝廷就设立了驻藏大臣来督办西藏事务。但真正开始掌握西藏政权，是在乾隆皇帝平定廓尔喀（尼泊尔）之后。

后来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，大英帝国的军队也直抵喜马拉雅山麓。这时，俄国的势力也已经越过帕米尔高原，预谋侵夺中国领土。英、俄两国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加剧。于是，英人想要得到西藏，进而窥伺西康和四川，以完成其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。而俄国人也同样想得到西藏，再将印度变为附庸，然后越过葱岭，夺得新疆，最后席卷整个蒙古高原。

英国人自从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，则更加依赖印度这块宝地，唯恐俄国捷足先登，因此先发制人，以利诱惑达赖，支持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，并与西藏唐古特政府直接签订了英藏新约。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也被迫在条约

中署名。自此以后，大清朝廷自救不暇，更没有能力和精力顾及天高地远的西藏事务了。

达赖既被英人所掌控，驻藏大臣，又都是昏庸老朽之辈，加上清朝当时皇帝孱弱，太后专权，不知列强有得寸进尺之心，应该首先固守藩篱。

达赖后来也渐渐察觉了英人想要并吞西藏的阴谋。他的属下，藏王边觉夺吉却对沙俄心存幻想，见到英国人对西藏领土虎视眈眈，便想得到俄国的支持来抵制英国。因此借祝贺俄国沙皇加冕为名，游说俄国牵制英国。

英国人听说这个消息后，大为恼怒，当即派遣了数千精兵，越过喜马拉雅山入侵中国领土。

达赖从来以活佛自居，到这个时候还通过建亭寺护法跳神问卜，幻想通过神示来决定是战还是和。

护法的占卜显示：佛祖能保佑我西藏，我们能够打败敌军并且可以缴获他们的枪械，请决战。

达赖竟然相信了这样的无稽之谈，于是调动藏兵数千在庆喜关外抗击英军。由于英军骄傲大意，以为不会遭遇抵抗，冒险深入，以致遭遇藏军伏击，仓促应战，在死亡百余人后，稍稍退却。

西藏上下，拍手相庆，都认为是神言灵验，英军果真不堪一击。而这时，英军经过整顿之后，继续攻击西藏。而藏兵又都是些临时召集的农牧民，缺乏训练，终于导致大败，战死一千多人。自此，在英军的进攻面前，藏军望风披靡。

达赖知道大势已去，于是逮捕了误判惑众的建亭寺护法处以磔刑。并将其母亲囚禁在工布的头波沟，而自己则携带珠宝珍物数百驮，率千余人逃往哈喇乌苏。因驮运队伍过于庞大，行动甚为缓慢，担心被英军追上，只得将宝物封存在喇嘛寺中，派兵留守。达赖自己则率百余人企图奔入俄国求援。

清廷在得知这件事以后，多方拦阻达赖赴俄，前后时间长达一年之

久。达赖见去俄国无望，只好被迫进京求援。在达赖离藏之后，清廷先后派遣张荫棠、联豫等大员入藏办理善后事务，直接掌管西藏政权。面对西藏当时的复杂局面，联豫奏请从四川调兵入藏驻防，以起到震慑反侧的作用。

我当时任四川陆军六十五标队官，也就是在此时进入西藏的。

我从长沙军校毕业之后，担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（相当于现在的连长）。

湖南的新军，是由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创办起来的。以原来老式的巡防军改编为一、二两标，但老式军队的缺点是：士兵的思想都幼稚顽固、很不开化，将官们也多是于行伍中拔擢起来的，保留了许多旧军队的习气。

只有我所统领的这队士兵，刚刚从我的家乡湘西招募而来，都是一些思想先进的青年学子，相当一部分还是成绩优秀的公费生。

当时，革命思潮已经在内地开始萌芽，湖南的革命风气在全国各省之中最为激昂。但是襁褓中的革命，是那样的脆弱不堪。因为缺乏经验，那些革命的先行者们不断遭到失败。在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中，革命者们明白，中国的革命必将采取暴力手段，不联络军队不足以颠覆满清政府。于是，在革命领导者黄兴的家乡——长沙，设立了同盟会支部。

我也看清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，上下失心，外夷列强们对中国不断侵袭蚕食，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所以当时也特别醉心于政治改良革命。

我的部下都是些青年才俊，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新军。平时除军事训练外，还教授国文、史地、测算等科目。

可新式的学法也容易让人接触新的思想。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一年之后，整支部队的思想为之一变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同盟会。他们在天心阁城楼上秘密集会，抨击朝廷，慷慨激昂。对积弱国家前途的担心，以及对满清朝廷无能的愤慨，这些情绪在日益增长。

这种结果，无疑与在他们身上花了无数气力、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朝廷统治者们背道而驰，越来越远。大清这驾无法羁驶、即将行向末路的马车，注定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。

我从小读的是圣人之书，本来希望借助革命思想来使民众们能够积极进取，从而使国家得到复兴，而不是以暴力手段进行惨烈的改朝换代。可是，在列强压迫、政府无能的现状下，国人们早已对腐朽的朝廷失去了信心，山雨欲来，一场天翻地覆的大改变在所难免。

事情的发展与初衷越来越远。遥想着即将来临的天下大乱，我在极度失望之际，作出了辞职回家的决定。

我在家乡凤凰赋闲了一年时间。到了第二年，有同学约我一起去湖北拜谒当时的湖北巡抚赵尔巽，以寻找发展的机会。

赵尔巽在当朝的那些封疆大吏中，算是最为明白通达的一个。当初在湖南巡抚任上，就曾将所有的老式学院改办为新式学堂，并且锐意操练新军。我们当时就读长沙军校时，曾受过他的培育教训，也可以算是他的学生。

我们到达武汉，得知赵尔巽的弟弟四川总督赵尔丰，正在受命处理川滇康边务，一旦落实，将会有川边之行。正是亟需人才的时候，出于对我等的赏识，当然更多是出于对西藏局势的担忧，赵尔巽愿意资助我们入川，希望我们能在川边有所作为，为垂暮的大清王朝尽上一份力量。

哪知到了成都之后，因为湖南革命风气最为浓烈，保守的赵尔丰对湘人成见很深，他怀疑湖南人个个都是革命党，生怕因此引发四川的革命风潮，并没有立即擢用我们。

我在入川时，带了新婚不久的妻子，还有一些亲戚子弟，一时依靠无着，只好暂时租住在成都，等待机会。

幸好过了不久，赵尔丰被正式任命为川边大臣，由赵尔巽移接四川总督。我也因此被任命为川军六十五标队官，隶属于协统钟颖。紧接着被派遣



于是只好千方百计地安慰妻子侄儿，将家中事情一一整理妥当，
于万般缱绻不舍中挥泪而行。

防守百丈驿。

百丈驿属四川名山县，是连通西藏的重要途径，出川入藏的商贾宦旅往来频繁。我在这之前就听说英国人正急于图谋西藏，所以利用军中的闲暇时间，向那些去过藏区的部下了解西藏的山川形胜以及风俗习惯。并参照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图、书籍，加以修正和理解，也算是对西藏情况有所了解。

正好这时，统领钟颖奉旨组织军队进藏。作为军人，见到有打仗立功的机会，自然心中激奋，于是，我向钟颖递上一份西征计划书。因为平时细心搜集，书中对于如何进军西藏规划得颇为详尽。钟颖正急需了解藏情的人才，看过以后，大加赞赏。马上召我回到成都，一番长谈之后，委任我为进藏清兵一标三营督队官。

可是，有了这样的机会，我却犹豫起来。此去西藏，气候恶劣，前途未卜，自然不能携带家眷。而妻子在成都又没有固定的住所，留下来没有依靠，送回去无人陪同。弱质娇妻，山高路远，一旦出塞，征妇怨曲，又将重写，怎么叫人放心得下。想到这些，我只得极力推辞这份难得的机会。

三营的管带林修梅也是湖南临澧人，又与我一同入川，他连着几天苦劝督促，希望我能同他一起入藏。钟颖在了解到我的情况后，又送来很多钱财，作为我亲属在成都的生活和安置费用，并且许诺月俸从优。

既然如此，我也很感谢他们的盛情和殷切。钱财固然是身外之物，但是知遇难求。于是下定决心入藏。

当时，革命思潮遍布于中国的南部省份。四川虽然相对偏僻，但是从我来四川的一年之中，捕拿革命党、破获革命机关的事情也经常听闻。那些有理想的青年志士，也慢慢感染了革命思潮，纷纷发起排满运动。

我虽然下定了入藏的决心，但在快要动身的时候，准备随行而去的侄儿却生起了大病。妻子又年少，将他们两个留在成都，显得格外凄凉。他们听说我即将远征西藏，不禁都牵着我的衣角痛哭。

见到这种情景，我也禁不住一时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。但想到钟颖待

我仁厚，不好辜负他的期望，又觉得汹汹而来的革命潮流，大势所趋，革故鼎新终究在所难免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茫茫中华大地，到底哪里才是和平安乐的避风港湾。

我在军中，谨慎操持，除了军务之外，根本就远离那些是是非非，但四川当局还是将我当做革命党来看待。况且长时间地滞留异乡，得不到发展，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。西藏地方偏远，民俗质朴，即便有什么变故，一时也难以波及。在这山雨欲来之时，不如借这次出征塞外的机会，当做一次躲避祸乱的行程，也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。

于是只好千方百计地安慰妻子侄儿，将家中事情一一整理妥当，于万般缱绻不舍中挥泪而行。

出发时间是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的秋天，阴历七月十六日。

目录

总 序	// 1
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	// 3
第二章 腊左探险	// 20
第三章 昌都至江达	// 30
第四章 收复工布	// 49
第五章 进击波密	// 67
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	// 82
第七章 波密兵变退江达	// 101
第八章 入青海	// 117
第九章 过通天河	// 134
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	// 148
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	// 160
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	// 172
后 记	// 189

【原版】

总 叙	//	192
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	//	196
第二章 腊左探险	//	204
第三章 昌都至江达	//	210
第四章 收复工布	//	222
第五章 进击波密	//	231
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	//	239
第七章 波密兵变退江达	//	251
第八章 入青海	//	259
第九章 过通天河	//	269
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	//	275
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	//	281
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	//	289



从前读唐朝人那些应役出塞的诗句，只觉得无比悲壮苍凉。如果不是今天身临其境，哪里能深刻体会到其中的辛酸和用词的贴切呢。

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

进藏清兵的出师计划，经过长时间的筹备，算是极为周密的了。但是部队一经开拔，却障碍横生。尤其是军需夫役的频繁逃亡，最是让人烦扰。

大军行进路过的地方，因为要随地拉夫，人们早就望风逃避一空。何况我所在的三营负责殿后，夫役逃亡的情况尤其严重，行李辎重沿途遗弃。因为是远出塞外，虽然军队愿意出重金招募，却找不到一人可以雇佣。军队的纪律也荒废松弛起来，已不似以前那样号令严明听从节制了。

从前读唐朝人那些应役出塞的诗句，只觉得无比悲壮苍凉。如果不是今天身临其境，哪里能深刻体会到其中的辛酸和用词的贴切呢。

从成都出发四天之后，到达雅州（今四川雅安），因为还是成都平原的边缘，沿途的风景都和内地相同。但过了雅州之后，前面的气象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山岭陡峭，几乎全是些羊肠小道，其势如秦岭的剑阁一般险峻。四周的土地荒凉贫瘠，沿途居民寥寥可数。

部队出发是在阴历七月，成都平原正是盛夏天气，穿着一件单衣，尚且汗流不止。但过了雅州之后，则凉气袭来，恍若深秋，官兵们都穿上了夹衣。此后，越往西走，越觉得寒冷，必须要穿上西藏的那种氍毹大衣了。

翻越大相岭、飞越岭那些崇山峻岭时，那种险峻，是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。峰峦叠嶂，似乎一直连接到了天上。往下俯视，山谷白云升腾，却始终只在脚下盘旋。

大相岭，相传为蜀汉丞相诸葛亮所开凿，由此得名。最险峻的地方称虎耳崖，陡壁悬崖，危坡一线，俯视河水如带，清碧异常，听闻波涛汹涌，

让人怵目惊心。道路极为狭窄，宽度还不到一米。一边是悬崖没有依托，一边则石崖壁立如同刀削。

我的坐骑，是从成都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上品良马。但到了这里，却已是遍身流汗，任你如何鞭打也不肯前进一步。老兵们说，一般内地的马匹，到了一定的海拔高度，都派不上什么用场。

历来攀登大相岭，据说不能相互交谈，否则山神会降下冰雹以示惩罚。

我在过大相岭的时候，竭尽全力，乃至精疲力竭才爬上山顶。见到山顶有块石壁题刻，上半部被积雪掩盖，看不真切。用马鞭拨开积雪后，原来是雍正时果亲王的摩崖题碑诗。上面有几句，我至今还记得：

奉旨抚西戎，
冬登丞相岭，
古人名不朽，
千载如此永。

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，果亲王允礼奉旨赴泰宁（世传六世达赖灵童降生之地），代表清政府主持六世达赖的坐床（继位执政）大典，以及“送达赖喇嘛还西藏，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”。果亲王就是从这条道路，经四川入藏的。此行加强了当时西藏与中央朝廷的关系，责任和意义都很重大。从这些诗句的表意看来，是景仰先贤，实际上却是允礼以此自诩入藏的功劳堪与古人媲美。

我只顾着看这些碑文，却不料被拉下了一大段距离。同伴们走到前面，回头见我还没跟来，于是便大声呼唤。后面的士兵也跟着答应。一时，声音交作，嘈杂吵嚷。

只见这时，天色突变，阴云四起，果真洒下冰雹，有的甚至如拳头般